

# 抗洪救灾

## 毛腾飞在全市防汛救灾工作调度会上强调 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

7月15日晚,全市防汛救灾工作调度会召开,传达有关重要指示及全省会议精神,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。市委书记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毛腾飞强调,要再接再厉,继续发扬不怕疲劳、连续作战精神,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,加快灾后重建,提升防灾能力。市委副书记、市长阳卫国出席并讲话。

市委副书记王洪斌主持会议。副市长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何朝晖,株洲军分区副司令员胡小合参加会议。会议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开到各县市区。

会议传达了有关重要指示及全省防汛抗灾专题会议会议精神,市气象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防办等部门以及醴陵市、攸县、茶陵县、淅口区负责人汇报了防汛救灾前期工作及下一步工作计划。根据气象预测,未来一周,全省多为阵性降水天气,我市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。但目前仍在主汛期,新的暴雨洪水及旱涝急转发生几率仍旧很大。会上,毛腾飞、阳卫国与大家一道,分析研判当前全市防汛救灾形势,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。

毛腾飞指出,当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,防汛救

灾形势依然严峻,思想上要毫不松懈,继续发扬不怕疲劳、连续作战精神,始终立足防汛、抗大洪、抢大险、救大灾,继续加强预测、预报、预警,继续加大查险除险力度,顺应形势变化科学调水,再接再厉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,提前做好旱涝急转应急准备工作。

毛腾飞强调,要抢抓时机,加快灾后重建工作。要进一步关心好群众生活,全力做好受灾群众安抚救助,帮助解决生产生活困难,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、有衣穿、有地方住、有干净水喝、有病能及时医治。同时要加大力气迅速做好灾后防疫、农村垃圾处理、损毁房屋修缮重建等工作,带着责任带着感情把救灾工作一件件、一桩桩做到人民群众心坎上。要加快做好水毁设施修复及地质灾害点除险工作,进一步做好水利、电力、交通等损毁设施修复重建工作,依托地质专家团队力量,进行拉网式排查,一个一个论证,解决好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点的安全隐患问题,该加固的加固,该转移居住的转移居住,防止次生灾害发生,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要抓紧做好生产自救,抢抓时间,不误农时做好补种改种工作,想办法、出主意,全力降低受灾农民、种植大户及企业的损失,帮助尽快

恢复生产。要积极争取支持,做好灾情摸排统计,及时上报信息,全力争取国家及省里更大支持。

毛腾飞强调,要及时总结经验,不断提升防灾能力。既要总结经验、表彰先进,又要发现工作中的短板弱项,进一步理顺防汛救灾体制机制,加快建立一支专业化队伍,不断提升防汛抢险救灾专业能力和水平。

阳卫国强调,当前防汛救灾形势依然严峻,要一手抓查险除险,一手抓受灾群众安置,保持高度警觉,坚持力度不减、队伍不撤,及时发现并处置江河堤坝、山塘水库及地质灾害点险情,坚决防止二次灾害发生。同时进一步做好受灾群众安抚救助工作,全力以赴保障生产生活所需。要一手抓生产自救,一手抓争取上级支持,加快做好农作物补种改种、水毁设施修复等工作,积极争取更多资金支持、项目支持。要一手应对新闻险情,一手防范旱涝急转发生,进一步密切监测雨情、水情、汛情,严防死守确保安全,充分做好旱涝急转各项应对准备工作。要一手总结经验,一手提升能力,全面总结防汛救灾工作成绩,大力宣传先进典型,进一步补短板、强弱项,努力把防汛救灾工作做得更好。

(株洲日报记者 胡文洁)

# 背着近50斤器材,拍了数千张抗洪照 本社记者刘震劳累过度突然病倒

7月9日以来,连续的暴雨造成我市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,株洲日报社资深摄影记者刘震,先后前往水患严重的下河街、新白石港路、棉湖洲、湘河社区、雷打石镇等地,共拍摄抗洪救灾现场照片数千张。

然而,42岁的他由于过度劳

累,昨天早上突然病倒住进了市人民医院。昨天下午,在株洲日报社领导的陪同下,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聂方红专门来到医院看望刘震,对他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给予高度评价,并叮嘱他好好休息,早日康复。

## 两天一夜未眠,拍摄洪峰过境

“明天凌晨4点,预计洪峰过境株洲,请记者坚守一线,实时拍摄发布消息。”7月10日晚上10点多,株洲日报社的工作群里,采访任务刚一发布,刘震立马请缨:“我去!”

为了全方位记录洪峰过境,11日凌晨2点,他开始清理摄影设备:相机两个、无人机1架、镜头若干,足足装满了两个摄影包,重达近50斤。

凌晨3点,他来到株洲大桥,拍摄洪峰过境及两岸的情况。“3:40,株洲大桥交通正常”“3:44,江水逼近桥墩”“5:55,有市民在江边观测水情,请注意安全”……他不间断地向报社发回大量图片与视频,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出。

直到早上8点,刘震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报社。在食堂吃过早餐,刚想稍微休息会儿,他又接到消息,石峰区下河街、新白石港路受灾较重。于是,他背起摄影包再次出发了。

下午,刘震回到办公室,身上的衣物和鞋子由于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,再加上汗水和泥水的浸泡,所以有些发臭了。同事们假装嫌弃,他笑着说:“这两天还没来得及及回家换。”

整理完照片已是下午4点,刘震又出发了,前往湘江风光带采访拍摄。

## 突然病倒紧急就医,不忘交接工作

刘震的同事回忆,7月14日,他一直在白石港路清淤现场拍摄图片,直至夜里9时才回家休息。

7月15日早上8点,株洲日报社指挥协调部副主任伍海涛接到刘震的电话,可刚响了两声就断了。

没过多久,电话铃声再次响起。“伍主任,我今天……没法工

作了……请安排另外的记者……”刘震的声音显得含糊不清,在伍海涛焦急地追问下,他才道出实情:“我病了,现在在医院……”

“他都躺医院了,还打电话来交接工作。”伍海涛评价刘震,“工作十余年来,一直勤勤恳恳,责任心很强。”(记者 肖睿)

## 新一轮洪峰昨下午入境 今日凌晨退出湘江株洲段

本报讯(记者 陈驰 通讯员 谢威 刘小花)昨日下午6点,新一轮洪峰如期而至,刚入境,湘江株洲站水位便达到41.52米,流量约17900立方米每秒。

湘江株洲站自13日晚7点半开始复涨,起涨水位为39.27米。昨日早上8点,湘江株洲站水位为41.39米,超警戒水位(40米)1.39米,以每小时约0.02米的趋势上涨。好消息是,涑水、

涑水水势平稳。

到昨晚9点37分,湘江株洲站水位为41.55米,流量为18000立方米每秒,均达到峰值。11点左右,水位开始缓缓下降。

截至今天0点记者发稿时,水文局工作人员表示,湘江株洲站水位仍在下降,洪峰正退出湘江株洲段境内。预计上午8点,湘江株洲站水位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。

## 6条中断的公路已全部抢通



公路部门人员紧急抢修 通讯员供图

本报讯(记者 戴凛 通讯员 谷经华)记者昨日从市公路局获悉,此前受暴雨影响中断交通的6条国道干线公路目前已经全部抢通。

在7月6日至10日、7月12日至14日两轮强降雨中,全市国省干线公路发生塌方61处,损坏路基35处,损坏路面64公里,损毁挡土墙110处,

G106线醴陵泗汾段、S207线涑口马桥段、S329线醴陵石亭段、S336线攸县柏市段、S535线攸县峦山段、S333线涑口区黄龙中学段等6条国道干线公路中断交通。

至7月13日凌晨3时,6条中断交通的国省干线公路已全部抢通,但部分损坏道路及设施仍在修复之中。

# 谜一样的古城:茶陵晓塘古城围

□ 段立新



▲晓塘古城遗址全景  
►晓塘古城遗址标示牌  
▼出土的硬陶器和青铜剑(均为通讯员 尹旦誓供图)



## 这座古城始建年代是谜

长期以来,有关这座古城的名字、修建年代及其他相关问题一直是一个困扰人的谜。1992年11月9日,我在一部编纂于民国年间的《茶陵昆塘谭氏族谱》(原文无标点符号)上找到一段有关这座古城的记载:“古城围为一大环形,其中有塘,广可百亩。四周皆山,南缺二口,东、北各缺口,想系古代城门。西面之山,似属天然,其高处曰‘寨里’,必立寨之所。东部之山有如半环,与西、北相连各合,实则为长堤,显然是城墙遗址。城外皆绕田,城堤是古之垫河间断成者,一见了然,但不知始自何时。《州志》无可稽考,惟塘内处处瓦片层积,皆白色而有纵纹,瓦片之下常见灰烬,又似被火灾而倒塌者,岂其昔日守斯城兵溃而被敌人纵火耶?村人掘土得一炮弹,其圆如球,重约斤许,至今尚存。又得铜镞二枚及铜官刀等件,惜未收存,已经散佚。又似秦汉以前物也。据《湖南通志·茶陵地图》所载有城塘关者适当其处,今以名义考之,此关无疑。盖城北有村曰塘下,非以城塘之下而为名耶?塘下有市曰‘雄关’,以关名,非此而谁?湘赣交界处曰‘吴楚雄关’,必指此关而言也,余此宁有它关耶?西南十里许有地名曰‘关头’,是关临近之谓也,无关安有此名?由是推之,古城围即城塘关明矣。然年代久远,真莫真名,姑志以俟博于古者考证焉。”

## 曾经出土青铜剑、青铜箭镞

作者所描述的古城遗址概貌相当准确,文中所说的“寨里”“塘下”“雄关”(又叫“界市雄关”)、“吴楚雄关”地名至今尚存。至于它是否与作者所说的那样叫“城塘关”以及它的始建年代等则依然是谜。

在以后的调查中,我又收集了一些资料,似乎可以为考证此城提供一些信息:从现存的城墙遗址来看,这是一座夯土筑造的小土城,周长1000米,面积约6万平方米,残墙最高处约6米,宽约2—3米。上世纪70年代,当地人在城内取土制砖、打井,挖得七把青铜剑、一小捆青铜箭镞等兵器,还有一只青铜鼎和大量绳纹瓦片。1987年7月间,茶陵文物部门在这里普查,收集了两把青铜剑及豆、罐等陶器。据鉴定,上述青铜器件和陶器具有很明显的楚式器物特征,可以推定为战国时期的器物。由此推测,这是一座始建于战国时期的古城。

据《史记》《四库全书·百越先贤志提要》等古籍记载,楚国最初以今湖北西部山区及江汉平原一带为中心,以后逐步扩张到河南、安徽、江西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湖南及四川等地区,时间集中

在春秋中、晚期至战国早期。在这一段时间里,楚、吴、越之间曾经在江苏、浙江及河南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进行过一系列争夺战。公元前473年,越国吞并吴国后继续与楚国交战,一直持续到战国早期的楚威王时期,越王勾践六世孙无疆战败被杀,越国灭亡,越人臣服于楚国。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》记载:“……楚威王兴兵而伐之,大败越,杀王无疆,尽取故吴地至浙江……而越以此散,诸族子争立,或为王,或为君,滨于江南海上,服朝于楚。”

《茶陵昆塘谭氏族谱》记载说城内

## 吴楚两国在此形成对峙局面

这座战国古城是否就是“城塘关”呢?到目前为止,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,因此无法确证。由此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:这座古城是否就是“雄关”或“吴楚雄关”呢?春秋战国时期,吴国地处长江下游地区,在江淮地区与楚国接壤,因此,这个时期的吴楚不可能在此置关交战。在历史上,茶陵又有地处吴头楚尾之说,这应当如何理解呢?

我认为这里的吴、楚与“吴楚雄关”之吴、楚应该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、楚。在晓塘、金家屋交汇的山头,至今仍然可以看到一处长达数里、宽约5米的壕沟,1995年江西省莲花县在此立有“吴楚雄关”石碑,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这里叫做城隍界,在历史上曾经修筑过城隍界堡,堡头悬挂了“吴楚雄关”匾。

换句话说,城隍界堡就是吴楚雄

## 清军曾在这里阻击太平天国军

《茶陵昆塘谭氏族谱》记载说城内

有炮弹出土,那么,这颗炮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?火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,火药、火器的发明和使用始于唐代,宋元时期才大规模应用于军事上。由此初步推断,这颗炮弹的使用时间最应该在宋元时期。但是,联系宋元以来发生在境内的战争来判断,我们说宋、元、明时期在这里发生过激烈交战的可能性并不大,而最有可能的是清代咸丰年间。据《茶陵县志》等方志记载,咸丰

初年,清军将领赵焕联与茶陵知州雷寿南为阻击太平天国军入境,修复了城隍界堡和九渡冲堡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晓塘古城围和城隍界堡被重新使用,城隍界堡命名为“吴楚雄关”,或者再用“吴楚雄关”这个名称,同时悬挂“吴楚雄关”匾匾都是极有可能的事情。

综合上述意见,我认为晓塘古城围是一座始建于战国时期,嗣后又在五代十国和清代咸丰年间修复使用过的小城堡。